

例 言

一，本书名为《中国文章学史》，所谓“文章”，即本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文”，即包括散文、骈文、赋三种文体。但严可均的文中收了宋玉的《凤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却不收屈原的《离骚》诸作，当以屈原《离骚》诸作为诗，故不收。按《七略》分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是汉人已以屈原作品为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托宇于《楚辞》也。”亦以屈原《离骚》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抄》，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按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当以《九歌》名歌，归入诗类，今从之。以《离骚》为赋，入文章类。高步瀛《唐宋文举要》，选散文、骈文而不及赋，今不从。

二，《中国文章学史》之文章学，为论文章之学。如司马迁作《史记·屈原传》，言及《离骚》，即将汉人之《离骚》论附于其后，如：“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按《离骚》为战国时人屈原作，而论《离骚》之文，为汉代刘安所作之《离骚传》。是文章与文章论非同一时代之人所作，而司马迁即以汉人刘安所作之《离骚传》论附于屈原《离骚》之后。因《离骚传》论之价值以附于《离骚》之后而显，今从之。故本编论《左传》之文章学，论《史记》之文章学，即采用钱锺书先生《管锥编》论二书文章学之说。因二书之文章学，籍钱先生之说而益显。今即附于二书之后。

三，有的文章在创作上有它的特色，此种特色即可以成为文

章学，虽没有找到讨论它特色的文辞，但因它本身具有特色，亦把它列入，指出它在创作上所具有的特色，成为文章学。如本书论班彪、孔融在骈文上所具有的特色。

四，有了杰出的文章，才有好的文章论，这是一方面。如有了贾谊的《过秦论》，钱先生在《管锥编》里谈到《过秦论》时，提到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称《过秦论》为赋体的文章论。但没有杰出的文章，也可以有好的文章论，这是又一方面。如元代的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在元剧，在古文上谈不到有什么杰出作品。但元代的吴澄，论及文章写作，提出蜜蜂采花酿蜜的主张，提出“化”来。这个文章论，当是胜过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胜过明代唐宋派的摹仿唐宋，也胜过公安派的肤浅平庸而不精粹，胜过竟陵派的偏于幽侧而不广了。再像清代作者的赋，除汪中外，很少有杰出之作。但张惠言《七十家赋抄》的叙录，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的谈赋，都很突出便是。

五，一位作家的文章论，不论是论散文的，论骈文的，论赋的，一定有相通的论点。把一位作家的文章论，汇集在一起，可以看出他相通处来有好处。但他的文章论，在论散文的，论骈文的，论赋的，又不免因文体的不同而有差异处，把它分开来看，对于理解同一种文体的文章论的演变有好处。这两种叙述法各有优劣。本编采用后一种分体叙述法，只能照顾各代文章在同一时代的演变。

六，作家的文章论也可能有不够正确的，倘客观报道不加批判，是非不明。像班彪论司马迁《史记》的错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里引了，不加辨正。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里又称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班彪）论之详矣。”也不加辨正。本编在班彪的文章学里不得不加以辨正，以正是非。

七，历来评论作家，分别上下，与作家的文章论有不一致处，

本书里也加点明。如历来评韩愈、柳宗元，大率谓韩胜于柳。但就文章论说，韩愈论文在《答李翊书》里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还是从书中去求道。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文书》里说：“道不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遁密以为能，不亦外乎？”韩愈从书中求道，柳宗元认为这是取道之外；柳宗元主张“及乎物”，是“取道之内”，及物取道，即从外物中求道，外物即外界事物或人物，这样取道之内，自然胜过从书中取道，所得限于书本，说明在文章论上，柳宗元胜过韩愈，在书中点明。类似这样，就文章学来分别高下。

前 言

文 章

“文章”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文章”指孔子的言论仪表。到了汉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释。《史记·儒林传》载博士等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议，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个“文章”，指诏书律令的文辞，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已经一致了，但后来又有变化。《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倪）宽传赞》：“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个“文章”指史文和辞赋。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是散文；这一个文章，包括辞赋，是韵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讲的文章，分为四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把诗也称为文章，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文不包括诗，他把文章包括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固文章之鸣凤也。”这个文章也包括诗。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这里的“文章”，主要指诗赋，所以下文称：“若陈思（曹植）《代马》群篇，王粲

《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苏武）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骛。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张衡《四愁诗》）；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曹丕的诗），七言之作，非此谁先。卿云巨丽（司马长卿、扬子云的赋），升堂冠冕；张左恢廓（张衡、左思的赋），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这里讲了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和辞赋，可见他讲的文章指诗赋。北齐颜之推著《颜氏家训》，有《文章论》，他讲的“文章”，包括“序述论议”，“歌咏赋颂”，即诗和文都包括在内。唐代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个“文章”，主要指诗，所以称“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主要也指诗。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这里的“文章”，也兼指诗文在内。如下文说：“本之诗以求其恒”，兼指作诗说的。

当时对“文章”也称“文”，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即指文章，即包括诗文。陆机的《文赋》，“文”也指文章，突出的是提出“诗缘情”说，文也兼指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明诗》《詮賦》篇，在《序志》里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个“文”包括诗赋，也兼指诗文。他在《总术》里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当时有三分法，颜延之（字延年）认为《五经》中的《诗经》是有韵的，是“文”，《五经》中的《易经》《书经》《礼记》《春秋》是无韵的，又没有文彩，称为“言”；传记如《左传》是有文彩的，但不押韵是笔。刘勰在《征圣》里讲“精理为文，采气成采”，认为经书除《诗经》是有韵为文以外，别的经书有精理秀气，即有文采，也是笔。分开来讲，《诗经》是“有韵为文”，别的经书是“无韵为笔”；合起来讲，“笔”有文彩，也可称文，所以经书都可称文。梁代萧统选《文选》，认为

“文”和“笔”都可称“文”，所以他的《文选》，选了“诗”，也选了“笔”。但他的所谓“文”，认为诗赋是文，颂、箴、铭、诔是押韵的也是文；论、赞、诏诔、教令、符檄、吊祭、答客问，当时或古代都有用骈文写的，或近于骈文的，都有文彩，都是笔，也可以选。他说：“若夫姬公（周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争光，鬼神争奥，”“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这是他的托辞，因像《书经》中的《周书》，是一篇篇的，每篇字数不多，用不到芟节；孔子的话，见于《论语》的，也多不长，也不必芟节。他认为经书不是文，所以不选，因此连《诗经》也不选。又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主，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在齐），议稷下（在齐），（鲁）仲连之却秦军，（郢）食其之下齐国，留侯（张良）之发八难，曲逆（陈平）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留千载，概见坟集，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牘，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他认为经除《诗经》外，都不是文；子史也不是文，都不选，但他对于论、诏诔、教令、表奏、牒记、书誓、符檄许多应用文都选；这些应用文我们都认为不属于文学的，也都选了。子部史部的书，像《庄子》多用寓言，富想象，《史记》有不少好的传记文学，他都不选，可见他所选的，也不以文学为主。大概他所选的，以文笔为主。当时以骈文为笔，散文为言，所以用骈文来写或近于骈文来写的应用文，他认为是笔，也选。用散文来写的寓言或传记文学，他认为不是笔，不选。他选的要“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实际就是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骈文，或近于骈文的文章。从刘勰看来，萧统选的是文，萧统不选的经子史也都是文，都是文章，不过刘勰认为诗也是文。

唐代韩愈讲文，有兼指诗文的，如《进学解》：“先生之于文，可谓闢其中而肆其外矣。”这个“文”，上文指出“《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这个“文”包括《诗经》、辞赋在内。但在《管李翊书》里，说：“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这个文指古文。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主要也是指古文。他在《送孟东野序》里说：“孟郊东野，始以其诗名。”这里点出“诗”字，不再以文指诗。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这个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诗了。

到了宋代，刘开写《应责》：“予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这个“古文”，同于韩愈讲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诗了。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经中，惟《春秋》足以当之。”这个文，也指散文。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这是说古文是文，骈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为非。这就跟今天说的文相同了。到宋谢枋得的《文章规范》选了古文外，还选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杜牧的《阿房宫赋》，即在文章内也包括了辞赋，但没有诗。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称“古文辞”，即选了古文，也选辞赋，与《文章规范》相似。但《文章规范》不选诗，《古文辞类纂》也不选诗，却选了屈原《九歌》和汉武帝《秋风辞》，这就与诗相混了。就诗和文的区别说，《九歌》和《秋风辞》总该属于诗类，这就与不选诗的要求相矛盾了。

本编所谓文章，大体上包括古文、骈文、辞赋，不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与《古文观止》中所选一致。

文章分类

文章的内容既有散文、骈文、辞赋三类,在不同时期,又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从分类中,又显出文章在发展中适应不同需要的丰富性。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文章的分类来说,分为诸子、诗赋。此外又分儒家、道家等学派,不属于文章的分类。再早些有刘歆的分为七略,其中属于文章的分类,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三类。到后汉时,文体分类就多了。如《后汉书·蔡邕传》称:“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从《独断》到《篆执》,当是篇名。就文体说,分诗、赋、文三类,其中像碑、诔等都是应用文,说明应用文有了大发展。到魏曹丕的《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分为四科八体。不是当时的文体减少了,大概有的应用文可以不提了。晋代陆机《文赋》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诘。”这十体比曹丕八体多了碑、箴、颂三体,少了议体。说明对于应用文,可以多举些,也可以少举些,关系不大,以上只是在一篇论文中,谈到文体,所以可以说得简要些。

南朝齐代末年,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体作了专篇论述,分为论文十篇,讲有韵文的;叙笔十篇,讲无韵文的。在有韵文中,分为《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十篇,在无韵文中,分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十篇。

梁代萧统的《文选》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文、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

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对于文章的分类，后来较有名的，是清代姚鼐的《古代辞类纂》，分为十三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拿它来跟刘勰的分类比，刘勰把“封禅”作为一体，有专文来论述。纪昀评：“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封禅是封建帝王借神权迷信来巩固他的统治的，是宣扬迷信之作，不当列为一体。姚鼐把司马相如《封禅文》列入辞赋类，取消这一体，是正确的。刘勰把“章表”“奏启”“议对”分为三类，有三个专篇来论述，姚鼐合为“奏议”一类，更为合理。刘勰把“诸子”“论说”分为两类，按“诸子”不成为一种文体，姚鼐把它归入“论辩类”，也更合理。再来看萧统在《文选》中的分类，如萧统把“赋”“骚”“七”分为三体，姚鼐把它们归入“辞赋类”，更恰当。萧统把“诏”“册”“令”“教”“文”分为五体，姚鼐把它们归入“诏令类”，更确切。萧统把“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分为六体，姚鼐把它们归入“奏议类”，更确切。在分类的繁琐与确切，虽只是文章的分类，也有对文章体制的不同看法。如“封禅”列为一体，说明对封禅一事的看重，归入“辞赋类”，即不再看重它了，这里就有识见问题，跟文章学也有关了。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评《文选》分体，说：“若夫《封禅》《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对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

歌》《九章》《九辩》，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在这里批评它的分体不当，指出萧统在文章分体上的失误，也跟文章学有关了。现在讨论文章学，按时代分，不再讨论文体分类了。

文 章 学

有了文章，才有对文章的研究探讨，发为评论，就产生了文章学。如有了《离骚》，才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里指出：淮南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王逸以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驱虬乘鹭，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咏，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来核者也。”因此他要重作评论，认为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像这样的褒贬抑扬，就属于对《楚辞》的评论。我们以辞赋为文章，这种评论就属于文章学了。这样，对文章学的内容，有属于文章的评介的，有讨论文章的流别的，有讨论文章的风格的，有讨论一家的文章的，有讨论一时代的文章的。总的要求，在探讨文章得失与演变的规律，以供作者的参考。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说，先要探讨“论文叙笔”的文体论，要“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再要研究创作论，“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再要研究各时代文章的流变，探索文章演变的规律；再要研究作家，研究鉴赏论，这些都属于文章学研讨的范围。他再要研究“近代之论文者”，“至于魏文（曹丕）述典、陈思（曹植）叙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挚虞）《流别》，宏范（孝充）《翰林》；并加评论，“魏

典密而不同，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杂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这样对各家的论文著作作了评价，也属于文章学的范围。《文心雕龙》实为文章学的巨制，论文章学的，可以举为准绳，虽其中也有时代局限。

史的分期

中国文章学史，是讲中国各个时期的文章学的成就和演变的，初步拟分为六期：一，文章学的萌芽和蕴蓄时期，指先秦时期各学派所开创的文章论。二，文章学的成长期，指两汉时期散文、骈文、辞赋的成长期。三，骈文文章学的成立期，指《文心雕龙》论骈文的文章学最为完备。四，古文文章学的成立期，指唐宋的古文运动的文章学。五，文章学的复古反复古时期，指明代前后七子的提倡复古与公安等的反复古。六，文章学的复兴和演变时期，指清代古文骈文的复兴与晚清时期文章学的演变。

目 次

例言	(1)
前言	(1)

一、先秦——中国文章学的萌芽和蕴蓄期

1. 散文	(3)
儒家的文章论	(3)
孔子	(3)
左传	(8)
显微阐幽	(8)
意思的代言	(9)
言外之意	(10)
借乙口叙甲事	(11)
记言中断	(12)
七口八舌之记言	(12)
起结呼应而意违	(13)
文章的功用和文体论	(14)
国语	(15)
层递呼应	(15)
引喻与正意结合	(15)
用逆笔振入	(16)
公羊传	(17)
用不同称谓以示褒贬	(18)
阐说	(19)
谷梁传	(20)

《春秋》为实录	(20)
《春秋》叙事极精	(21)
三传的记事	(22)
易传	(24)
冬官考工记	(26)
礼记	(27)
孟子	(29)
荀子	(34)
谈说之术	(34)
期命辨说	(35)
运用修辞格	(35)
墨家的文章论	(37)
墨子	(37)
言有三表	(37)
以类行	(38)
道家的文章论	(40)
老子	(40)
反者道之动	(41)
正言若反	(41)
庄子	(42)
辩证和阐发	(42)
寓言十九	(43)
重言的卮言	(44)
法家的文章论	(45)
韩非	(45)
解释和引喻	(46)
议论推勘入微	(48)
揭发矛盾	(48)
纵横家的文章论	(49)

苏秦 张仪	(49)
修陈形势	(50)
夸言打猎	(51)
比事征偶	(51)
讽喻之旨	(52)
2、骈文	(53)
李斯最早的骈文	(54)
3、赋	(57)
屈原	(57)
宋玉	(59)
荀子	(62)

二、两汉——文章学的成长期

1、散文	(65)
贾谊	(65)
赋陈体	(65)
警告和远见	(66)
董仲舒	(66)
《春秋》正法	(67)
从变而移	(67)
适权	(68)
司马谈	(69)
综合分析论	(69)
司马迁	(69)
经传合一写法	(70)
累叠之妙	(70)
性格复综	(71)
绘声传神	(72)
笔补造化	(72)

搭天桥法	(73)
称谓不一	(74)
归谬法	(74)
纤徐卓犖	(75)
杨惲	(76)
反驳	(77)
借喻	(78)
褚少孙	(78)
小说笔法	(79)
文佳而识谬	(80)
刘向	(82)
辩明持固	(82)
扬雄	(83)
潜心	(83)
班彪	(83)
班固	(86)
创作传记	(86)
王充	(89)
鉴赏论	(90)
创作论	(91)
作家论	(94)
马第伯	(95)
宽博雅逸	(96)
2、骈文	(97)
枚乘	(97)
邹阳	(98)
班彪	(99)
孔融	(100)
3、赋	(102)

陆贾	(102)
贾谊	(104)
枚乘	(104)
司马相如	(106)
东方朔	(112)
王褒	(114)
扬雄	(115)
班固	(119)
张衡	(120)
赵壹	(123)
蔡邕	(124)

三、魏晋六朝——骈文的文章学成立期

1、散文	(128)
曹操	(128)
江统	(129)
陶渊明	(130)
范缜	(132)
2、骈文	(134)
曹丕	(134)
曹植	(135)
陆机	(136)
葛洪	(137)
沈约	(138)
刘勰	(140)
文体论	(140)
风格论	(141)
声律论	(145)

创作论	(146)
鉴赏论	(148)
萧统	(149)
3、赋	(152)
曹虞	(152)
王桀	(153)
曹植	(154)
陶渊明	(156)
谢惠连	(159)
谢庄	(159)
鲍照	(161)
江淹	(162)
庾信	(163)

四、唐代——古文文章学成熟期

1、散文	(168)
刘知几	(168)
萧颖士	(172)
李华	(173)
独孤及	(173)
梁肃	(174)
柳宗元	(175)
韩愈	(176)
学道为文	(177)
养气	(178)
柳宗元	(180)
求道及物	(181)
文论书	(185)